

【风尚听读】

一个孤独散步者  
YI GE GU DU SAN BU ZHE  
DE XIA XIANG 的遐想

【法】让-雅克·卢梭/著 巫静/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个孤独散步者的遐想 / (法) 卢梭著; 巫静译.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9.12

(风尚听读图文典藏)

ISBN 978-7-5404-4479-2

I. 一… II. ①卢… ②巫… III. 随笔—作品集—法国—近代 IV. I565.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33170号

# 一个孤独散步者的遐想

作者: 【法】让-雅克·卢梭

译者: 巫静

出版人: 刘清华

责任编辑: 陈新文

整体设计: 吴学军 进子 婧婧 丹丹 燕子 邓湘平

排版制作: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 410014)

<http://www.hnwy.net>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2010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 710×1000mm 1/16

印张: 12

字数: 150千字

印数: 1-10,000

书号: ISBN 978-7-5404-4479-2

定价: 25.00元(赠CD)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若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 目录 | Contents

005 | **散步一**   
关于自身命运的思考



015 | **散步二**   
关于真正幸福的思考



027 | **散步三**   
关于学习与道德的思考



043 | **散步四**   
关于真话与谎言的思考



061 | **散步五**   
关于宁静与遐想的思考



- 075 | **散步六**   
关于行善的思考



- 089 | **散步七**   
关于消遣与癖好的思考



- 107 | **散步八**   
关于逆境与感情的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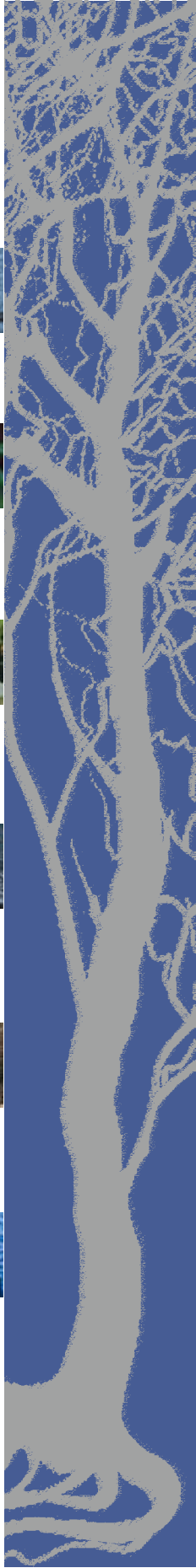
- 123 | **散步九**   
关于善良的思考



- 141 | **散步十**   
关于与华伦夫人的关系



- 147 | **附录**   
我的少年生活



一个孤独散步者的遐想

# 第一部分



## 散步一

# 关于自身命运的思考

现在，我在世上成了个孤零零的人，再也没有兄弟、朋友、亲邻，也断了社会交往。一个最可亲近的人，一个最爱与人交往的人，却被人们驱逐。那些人串通一气，在自己的百般仇恨中寻找，看哪种折磨对我这颗敏感的心最为残酷。他们粗暴地斩断了与我的所有联系。我本来不想计较他们的行为，照样爱他们，我的爱本来可以一直伴随他们，直到他们死后为止。可这样一来，他们就成了与我毫不相干的人，陌生人，对我而言并不存在的人，既然他们愿意这样。不过在摆脱他们，摆脱一切以后我本人会变成什么样子，这倒是要好好想一想的。不幸的是，在此之前，我却需要看看眼下自己的处境。要真正摆脱他们，考虑自己的事情，就必须这么做。

十五年，甚至不止十五年来，我一直处在这种奇怪的境地。至今我仍然觉得那是一场噩梦。我一直以为自己患有消化不良的毛病，因此吃不好，睡不香。可是，一回到朋友当中，我的病痛就大大减轻了。是啊，我大概要在不知不觉当中完成了一个跳跃，一个从醒到睡，或者确切地说，从生到死的跳跃。我不知怎么就走出了事物的正常秩序，坠入莫名其妙的混沌之中。我在其中什么也看不见。而且，我越是寻思自己所处的位置，就越不明白自己身在何处。

唉！当时我又怎么预见得到会有这样一种命运在等着我呢？就是在今



天，我也想不到会落得这种命运，难道不是吗？我这个人并没有变，过去是什么样，今天还是什么样，可是当初凭理性，我想得到有朝一日，我这样一个人竟会变成，或者被人家确凿无疑地看成一个怪物，一个下毒的家伙，一个杀人凶手吗？想得到自己有朝一日会成为 一个为众人所厌恶，为恶棍所玩弄的人吗？想得到有朝一日过路人对我的全部敬意，就是往我身上吐口水，整个一代人都恨不得把我活埋才痛快吗？在这个奇怪的变故发生之时，我因为没有准备，一开始深感震惊。我极为冲动、愤怒，陷入一种谵妄之中，足足过了十年，精神才平复下来。而在此期间，我一错再错，干了一件又一件蠢事，通过自己的不慎，给主宰我命运的人提供了种种口实。而他们则巧妙地加以利用，终于无可挽回地决定了我的命运。

我作过长时间的抗争，虽然猛烈，却终归是徒劳。因为我呆板，不会玩弄机巧，也不会耍阴谋，处事不密，直来直去，毫无城府，性子又急，越挣扎也就被缚得越紧，而且还不断给他们提供新的口实。他们有了可乘之机，自然不会轻易放过。终于，我觉得自己的努力纯属徒劳，兀自烦恼





也无用，就做了一个唯一可做的决定，也就是服从命运安排，不再和天意抗争。听天由命以后，内心平静下来，所受的痛苦反而得到补偿。而要抗争下去，必然要引起痛苦和骚动，内心根本别想得到安宁。

还有一件事也促成了我内心的平静。迫害我的人使出种种手段，来发泄他们的仇恨，可是由于他们恨我恨到极点，反倒忘记了一着：这就是，既然他们把事情做绝了，那我还有什么要怕的呢？既然他们无法加大对我迫害不停，逐步升级，并不断给我以新的中伤，以不断让我遭受新的折磨。如果他们狡猾地给我留一线希望，至今就还能把我抓在手里，还能把我作为一个取乐的对象，不时用诱饵逗一逗，还能使我因为不断失望而痛苦，恼怒。可是他们一开始就把伎俩全使出来了，不但没有给我留下半点希望，也没有给他们留下任何余地。他们对我无所不用其极，诽谤、侮辱、讽刺、谩骂到极点，也就无法变本加厉了。我们都处于极限状态，他们再无法加大迫害的力度，而我也到了忍耐的极限。他们是那样迫不及待，必欲把我置于死地而后快，因而使尽伎俩，现在，就是使出人类的全部力量，再借助地狱的全部诡计，也不能使我的痛苦再增加一分。肉体折磨不但未能增加我的痛苦，反而使我从中得到消遣。它也许让我失声大叫，却因此止住了呻吟，肉体遭受了折磨，心灵却反而得到豁免。

既然他们把事情做绝了，那我还有什么要怕的呢？既然他们无法加大





迫害的力度，也就无法再让我心生恐惧。他们让我永久摆脱了惊惶和恐惧这两种苦难。这是一种永久的解脱。真正的苦难对我的伤害并不大。亲身体验的苦难，我倒是容易忍受，我忍受不了的，是未加体验的内心惧怕的苦难。我的想象力受过惊吓，会把苦难加起来，翻转来，会把它们扩大升级。等待苦难比感受苦难还要让我难受百倍。对我来说，威胁比打击更可怕。苦难一旦来了，事实便把想象的成分抛开了，如实地还它们以本来面目。我就觉得它们远不像原来所想的那么可怕。于是，既然摆脱了一切新的恐惧，摆脱了蠢蠢欲动的希望，我就索性安下心来，单是这样一种习惯就足以让我越来越能忍受这样一种处境，反正它到了顶点，不可能变得更坏了。久而久之，感觉麻痹之后，那些苦难也就没法使之复苏了。这就是迫害我在向我处心积虑发泄仇恨的同时给我带来的好处。他们失去了对我的控制，而我今后也可以嘲弄他们了。

还不到两个月，我的内心就复归平静。我早已无所畏惧，但还心怀希望。我因此而生出种种情绪，一时踌躇满志，一时又垂头丧气。最后，一个可悲的意外事件抹去了我心头这丝微弱的希望之光，并使我看清了自己在尘世早已注定不可逆转的命运。从此，我就死心蹋地，听天由命。心潮也就平息如初，再也不起微澜了。

我一窥见这个阴谋的规模，就永远放弃了在生前把公众拉回自己一边的想法。即使能促成这种回归，但如果它不是出自公众的意愿，对我而言就是无用的。他们回到我这边也是白搭，因为他们找到的也不是我了。他们原来鄙视我，使我觉得与他们交往没有意思，甚至是负担。我孤身一人，离群索居，要比生活在他们中间幸福百倍。他们在我心中夺走了与人相处的快乐。在我这把年纪，这种快乐是不可能再度萌芽了。从今以后，他们对我示好或者为难，都为时已晚了，因为无论什么，只要是出自于他们，我都淡然置之。我的同代人无论做什么，我都不会把他们当回事。

不过对于未来我倒是颇为看重。我希望有更优秀的一代人，会客观公正地审查这一代人对我的态度与评判，从而识破操纵这一切的那些人的阴谋诡计，如实地看出我的为人。这个希望促使我提笔写下了《对话录》，





并使我做出种种尝试，以使之流传后世。这个希望虽然遥远，却使我的心激动不已，就像当初我还想在本世纪寻找一颗公正的心时一样。我这些希望同样使我成了今日这些人的笑柄，即使我把它们抛得远远的也没有用。我在《对话录》里阐述了我寄望于未来的理由。可是我错了。幸好我及时意识到这点，才在垂暮之年过上了无忧无虑的安宁日子。它从我讲述的时候开始，而我有理由认为，惶恐不宁的日子一去不返了。

不久之前，我做了一些新的思考，确信了一点：我想让公众改变对我的态度，那是多么大的错误！即使在别的时代，这样想也是大谬特谬。因为公众对我的态度是受了恨我的那些团体一次又一次的指使。人是会死的，可是那些团体不会死。其爱恨情仇会代代相传，其对我的刻骨仇恨会永不消失，会和煽起这股仇恨的魔鬼一样不死，永远滋是生非。即使我的私敌全部死亡，医生团体和奥拉托利会还会继续存在。就算迫害我的人只剩下这么两个团体，我也应该相信，他们是不会让我的名声安宁的，就像生前不让我本人安宁一样。也许，日子长了，我确实冒犯过的那些医生可能会平息下来。可是我从前喜欢和尊敬的那些奥拉托利会修士却永远不会消除怨气。其实这些教会中的人，这些半真半假的僧人，原来一直得到我的信任，我从未冒犯过他们。既然他们的不公造成了我的罪过，他们的自尊也就永不会原谅我的过错。他们会竭力拉拢公众，不断挑起公众对我的仇恨，公众对我的愤恨也就会比他们更加难平。

对我来说，尘世的一切都结束了。在这个世界上，人家做好做歹，再也不能对我有什么影响了。我既不存任何希望，也不再有所畏惧了。在这个深渊底下，我这个可怜的凡夫俗子落得清静，虽则不幸，却和天主一样宁逸。

从今以后，身外的一切都与我不关了。在这个世界上，我既无亲邻，也无友伴，更无兄弟。我住在地球上，就如同坠落在一个陌生星球上，只好在那里住下来。要说我在周围认出了什么，那也只是一些令人苦恼和痛心的器物。当我的目光投射到所触碰的或者周围的什么器物上时，总会勾起一些痛苦和悲伤，总会感到愤慨和轻蔑。因此，我们还是不去想这些物





件吧，因为想又有何益呢？只会让我痛苦。既然我要孑然一身度过风烛残年，只能从自身寻找慰藉、希望和安宁，我也就不必也不愿去为身外之事操心。我正是在这种心态下，恢复了我的认真而真诚的自省。从前我管这叫“忏悔”。我把生命中最后的日子都贡献给这种自我研究，提前准备不久就要做的人生总结。让我们全身心地沉入与我的灵魂交谈的快乐中去吧，既然这是别人唯一无法从我身上剥夺的东西。如果我对自己的心情多多思考，就能让它们变得更加健康，并且剔除可能存在的毛病，那样一来，我的沉思和遐想就不会无益了，我尽管在世上做不了什么事情了，也不会把最后的日子完全虚耗。我每日有暇在外面走走，散步途中常常冒出一些有趣的遐想，可惜现在记不起来了。想得起来的，我将用文字把它们记下来。以后每次重读，自会感到愉快的。想到我的心灵曾经付出的代价，我就会忘记受过的苦难，忘记迫害我的家伙，忘记蒙受的屈辱。

确切地说，这些稿页只是一种不拘形式的日记，记载了我那些遐想。其中有许多是对自己提的问题，因为一个孤独的人思考事情，难免





不多想自己。此外，我散步时脑子里冒出的种种奇思妙想，古怪念头，在这里面也占有一席之地。我将如实地按照回忆来进行记述，当时是怎么想的就怎么记，不做任何加工，因此，我头天的想法与次日的想法就没有什么联系。不过，通过了解在我所处的怪异状态下每日滋养我精神的感情与思想，总还能对我的本质和性情有个新的认识。因此，这些稿页可以看做是《忏悔录》的补遗。但是我不再冠以这个书名，因为我觉得配得上这个书名的话已经说完了。我的心灵已经在厄运中得到净化，我纵然仔细地探测，也几乎找不到丝毫残存的需要谴责的习性。既然世间所有的友爱之情都从我心中剥夺走了，那我还有什么好忏悔的呢？我既没有什么可以赞美，也没有什么可以指责。因为我从今以后在众人中间就是个不存在的人。我充其量也只能如此，因为我与人们断绝了一切实在的联系，停止了真正的交往。我每做一件好事都会变成恶行。我每采取一个行动不是妨害别人就是妨害自己。于是，克制自己就成了我唯一的义务。我也尽己所能履行了这份义务。可是我的身体虽然无所事事，我的心灵却仍然充满活力，仍在产生各种情感和思想。失去眼前的世俗利益，似乎反倒使其内在的精神活力得到增强。从此我的肉体只是我的一个障碍，一个累赘，我要尽力提前摆脱它的羁绊。

一种如此独特的处境，肯定值得作一番审查和描写。我把最后的空闲时间用来做这种审查。为了使之进展顺利，获得成功，必须讲究方法，有条不紊。可是我却无法胜任这个工作，甚至会走偏方向，因为我的目的是弄清我灵魂的变化及其引发的结果。我会对自己作一些分析，就像物理学家检测空气以弄清每日的大气质量一样。我要探测我的灵魂。只要探测方法对头，久而久之，就会得出与物理学家检测空气一样可靠的结论。但我还不想做到那一步。我只满足于将它们记录下来，并不想把它们作一番系统的整理。我做的事情和蒙田的一样，但目的却是截然相反。因为他的《随笔集》是写给别人看的，而我写这部《遐想》则只是为了自己。将来，当我年纪更大，临近末日的时候，如果与我所希望的一样处于同样的境地，重读这些文字，会引出温馨的回忆，从而使逝去的岁月复活，这样







一来，我的生命就可以说延长了一倍。尽管人们不愿意，我却仍然可以领略与他们交往的快乐。我就会与我自己，就像与一个年轻点的朋友一样生活在另一时代。

当初我写《忏悔录》和《对话录》时，一直在为躲过迫害我的人的魔掌，使它们有可能流传于后世而操心。如今我写这部作品，就不要再操这份苦心了。因为我知道操这份苦心也无用。我本想让人们更为公正地了解我，但现在这个愿望已经破灭了。我心头只留下了深深的冷漠，对我真正的作品的命运，对那些能证明我无辜的文字的命运，我再也不关心了。再说它们也许已经被人永久永远销毁了。我的所作所为，就让人家来窥视吧，我写的文字，就让人家来担心吧，这些稿页，就让他们去抢吧，就让他们去删改、销毁吧。从今以后，我对这一切都不在乎了。我不会把它们收藏起来，也不会将它们出示于人。人家可以在我生前将它们夺走，但是夺不走我写作它们的快乐，夺不走我对这些内容的回忆，夺不走我的孤独的沉思。这些稿页是我的沉思之果。只有等我的心灵枯竭了，果实之源才会枯竭。如果当初我能够忍让，不与命运抗争，就像今日这样，那么，那些家伙所做的一切事情，他们令人惊恐的阴谋就会在我身上失去效力。他们就不可能以诡计来扰乱我的安宁，就像他们今后不可能以成功来让我烦恼一样。且让他们来随意羞辱我吧，他们绝不可能阻止我享受无辜的快乐，绝不可能阻止我平和安宁地结束一生。



一个孤独散步者的遐想

第二部分



## 散步二

# 关于真正幸福的思考

我的灵魂在人所能处的最奇特境地。我曾打算把它的状态描述下来。我认为要做这样一件事，最简单可行的办法就是忠实地记录我那些孤独的散步和充满散步之途的遐想。在那种时刻我的心自由奔放，思想无拘无束也无阻挡。只有在孤独和沉思的时刻，我才是真正的我，才是符合本性的我，我才是没有忧烦和拘束的我。

但不久我就意识到，要实施这个计划，为时已经太晚。我的想象失去了以往的活力，不像从前，一见让人激动的事物就活跃起来。我也不再像当年那样，陶醉于遐想引来的激动之中。想象带来的至多是下意识的回忆而不是新的创造。我感到身体疏懒而慵倦，精力也每况愈下。思想要费很大气力才能挣脱那老朽的外壳！我渴望振作，我认为我有权利振作，如果不是这样，我便只能靠回忆生存了。因此，为了在临终前反思自己，我至少得从几年前开始。那时，我在尘世失去一切希望，再也找不到心灵所需的养料，因而渐渐习惯于用心灵自身滋养心灵，在自己身上寻找养料。

这个来源虽然发现得太迟，却变得是那样富足，很快就补偿了我的一切。反躬自省的习惯，最终使我丢掉了痛苦的感觉甚至记忆。这样一来，我就通过亲身经验懂得了：真正的幸福之源就在我们自身，一个善于理解幸福的人，是不可能被别人弄到沦落潦倒的地步的。近四五年来，我时常领略到慈爱温和的灵魂静思的欣悦。在孤独散步时，我有时又感受到它





们。这是迫害我的人赐予我的欢欣。没有他们，我大概永远也不会发现和认识自身所拥有的这些珍宝。可是，处在如此众多的珍宝之中，怎样忠实地把它们记录下来呢？我本是想回忆而不是描述这些愉悦的遐想，谁知竟又沉湎其中了。这种状态是回忆带来的，只有完全感觉不到它，对它的认识才会停止。

我曾计划为《忏悔录》写续篇。在此后的散步中，我就感受到了这种作用，特别是在下面将要提到的那次散步中。那次发生了一个意外事件，它打断了我的思路，并在一段时间把我的思绪转到了别的方面。

一七七六年十月二十四日，星期四，我吃过午饭，沿着大马路径直走到绿荫街，从那里上了梅尼尔蒙丹高地，走小径穿过葡萄园和草地，一直来到沙洪纳村。然后，我兜了一圈，从另一条路回到草地。在梅尼尔蒙丹与沙洪纳之间的这个地区景色优美，风光迷人。我心情愉快，兴致勃勃地在草地上流连，不时地停下来，观察地上的花草。我发现有两种植物在

